

《金刚川》：主旋律影片如何更好唤起观众的历史共鸣？

钱翰

这是近期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题材的首批影视作品之一，总结该片的经验和不足，对于接下来的一系列同类题材乃至其他重大题材的影片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金刚川》放映结束的时候，伴随着《英雄赞歌》的旋律，所有字幕（甚至包括合作公司的人员名单）全部放完，影厅内还有一些观众沉浸在震撼之中，没有离开，这样的场景不多见。反映抗美援朝主题的电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银幕。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特殊的叙事手法，让原本线索简单的故事有了张力

电影分成四个片段，前三个片段分别以志愿军步兵、美军飞行员和志愿军高炮手三个角度讲述了炸桥和护桥的故事。从三个角度讲一个故事的手法并不算特别新奇，但是在战争片中作为主要结构依然是罕见的。影片上映以来，对于这一点，专业影迷表示不满足，认为该片不如诺兰的《敦刻尔克》技法高明；而普通观众则表现出了不适应，尽管导演已经很贴心地使用了重复的字幕作为时间标记，依然有观众没有完全理解，甚至有些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电影的时间线，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完全重复的场景：怎么那个飞机被打下来后又飞回来了？炮弹炸志愿军战士，一模一样的场景怎么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这些观众是沉默的，他们不会在任何媒体上发表评论，但作为面向大众的电影，却不能完全不考虑他们的观影感受。另外，这种手法使得电影的时间进程非常慢，冗余信息太多，观众觉得好像是凑时间，重复的镜头似乎让时间停了下来，尤其这是战争片，而不是艺术片，紧张的军事战斗在重复叙述中变得失去悬念，所以有不少人在网络上抱怨前面两段有点拖泥带水，显得拖沓，不够简洁。

三个视角从意义链上层递进，凸显出故事背后的巧妙立意

网络上有评论认为第一个片段有些平庸，实际上这三个视角虽然从故事本身来说是平行的，但是从意义链来说则是层层递进，前两章为第三章做铺垫，最终成为一个整体，凸显出了这个线索简单的故事背后的巧妙立意。它不是正面的作战，却又从侧面表现志愿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秘密：他们不仅仅是不怕死，而且还有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的勇气。就像美军飞行员感叹的，无论你炸毁它多少次，都会立起一座新的桥。一方面，炸桥和造桥，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在这里，桥还成为了一个从此岸通向彼岸的象征。

第一段从先遣连的眼光看这次渡河，介绍渡河的意义，告诉观众为什么必须按时保证渡河，以及敌人的空袭轰炸造成的困难，通过高连长的口说出：“架桥怎么就不是打仗？”这一章从“外部”观察美军飞机和中国高炮射手之间的角力，同时为最后一章架设人桥埋下伏笔。邓超饰演的高连长早早牺牲，最后以人架桥的都是不出名的演员形象和普通战士，也是导演比较有想法的思路。

第二章则是聚焦于美国飞行员，在大多数时候，他因为先进的武器，占据着战场的优势地位，很多志愿军战士都牺牲于这一人飞机。恰恰是这一章使整个电影变得丰满。在战争片中从敌我两个角度拍摄同一故事，这种手法极为罕见，是《金刚川》在艺术上的突破和创新。抗美援朝，从战略上说，美军是纸老虎；从实际的战斗力来看，按志愿军战士的话说，美军是钢老虎。当时美军的实力确实是世界最强，不要说他们占据绝对优势的武器和后勤，美国士兵的经验，尤其是技术兵种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志愿军的对手绝非等闲之辈，只有充分尊重这样一位强大的对手，我们才愈加体会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艰难，才愈加能够认识到志愿军的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他们的血都是得不流！同时，美军飞行员从不可一世的傲慢到被志愿军那无法彻底摧毁的桥所震慑，这个心理过程从侧面表现了志愿军是如何把一切“不可能”转变成可能。电影最精彩最动人心魄的第三段也才能充分表现其意义和价值。

吴京饰演的老关曾经是高炮连的连长，因为违反规定抽烟被降为班长，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坚持把张译扮演的张飞排长“赶走”到隐蔽的炮位，自己占据开阔地上的高射炮，因为这里更加危险。最后当炮弹全部打完，他向天上

中国人民更加想念那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勇士们。然而《金刚川》从立项到成片，总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对于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来说实在是过于仓促。影片能否唤起今天观众的历史共鸣并满足他们的情感期待？一开始我并没有抱以很大的希望，影片最后的艺术效果却远超预料。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构思有其值得赞许甚至叫好之处。

因为该片的拍摄时间很短，无法准备战争大场面，讲述复杂的故事情节，所以主创选择了一个线索简单的故事。这次渡河行动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末期，停战谈判已近结束，为了教训拒绝签订停战协议的顽固的李承晚，志愿军在金城发起了一次主要针对李承晚的战役，以打促和。《金刚川》所表现的，就是这次战役某个攻击方向上的一次渡河行动。没有气势恢宏的大场面，没有两军对垒，也不像三所里、松骨峰和上甘岭阵地上那样的激烈炮火和群体牺牲。电影里肉眼可见的敌人，只有几个美军飞行员，主要的攻击对象甚至连个人影都没有出现。

从讲述这个故事的手法上看，如果拿掉影像化的场面，而抽取叙事学所说的“故事层”，甚至可以说相当单薄，然而电影通过三个角度的叙述，使这个线索简单的故事立体化，充满了张力。三个视角的叙事使电影在狭小的时间进程中充分扩展了其空间的包容性，人物既有志愿军普通战士，也有美军飞行员，还有影片的英雄主角——吴京饰演的老关和张译饰演的张飞。

射出信号弹，指明敌机方向，被敌人的机枪打成肉泥，视死如归，九死而不悔。与大大咧咧的老关相比，张排长则一直看上去有点怂，非常谨慎，从两片玉米地之间不大的开阔地穿过的时候，即使没有美军飞机在头上，没有什么危险，他也是小心翼翼。然而，在身负重伤，被打断一只胳膊一条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转动本来是几个人操作的高射炮，用最后几发炮弹击落了那个美国的空中牛仔。

作为有一定军事常识的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以为张排长这条线是一个带有夸张的虚构。因为人工操作高射炮打飞机的效率比较低，二战时平均两千发才能打中一架飞机，而且这还是几个人一起操作，灵活调整炮口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电影中的张排长实际上已经很难瞄准和调整了，这种情况下，打中敌机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事实上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1951年11月1日，我志愿军第65军所属的独立高炮第31营3连3班在战斗中出现了重大伤亡，除二炮手刘四，炮班其他成员全部牺牲。身负重伤的刘四从昏迷中苏醒，见敌机群仍在肆虐，便决心单人操作37高炮抗击敌机。他首先爬到一炮手座位上，盯着瞄准镜转动方向轮，找好方向。接着又转到二炮手座位上，将五炮手临终前压进炮膛的炮弹悉数打出，把一架俯冲中的P51“野马”式战斗机打爆。这是不可思议的运气，更是不可思议的顽强。

当然，该片的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这是近期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题材的首批影视作品之一，总结该片的成功和不足，对于接下来的一系列同类题材乃至其他重大题材的影片创作，都有重要意义。该片最大的缺憾是在表现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时候，没有说明那个“为什么？”在明显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军队能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这是为什么？孟子在跟梁惠王的对话中说：“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因为仁义之师即使拿着木棒也能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金刚川》只是用旁白表达了志愿军爱国爱民的精神动力，但是在情节和人物故事上的单薄使它没有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期待将来的抗美援朝主题的电影能够作出更好的回答，产生出新时代的经典，在电影银幕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竖起新的纪念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刚川》展现了我志愿军多兵种的协同作战。剧照中分别为炮兵、通讯兵和工兵。



“第三只眼”看文学

人间至味真善美——看王洁的长篇小说《花开有声》

潘凯雄

当下在反映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涉及面之广还是作品量之多都是非虚构文学占据了绝对主力位置。这也不奇怪，毕竟这就是一场发生在眼前且尚正处于决战阶段的现实，非虚构文学那种“短平快”与“轻骑兵”的特征正好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相对而言，虚构类文学因其更讲究沉淀与重构，在这一题材领域稍显滞后亦十分正常。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洁以教育扶贫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花开有声》一出版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作品面世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依次登上了去年12月的“文学好书榜”、今年5月的“中国好书榜”，并先后被列入“助力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出版物书目”“2020北京阅读季社长、总编辑荐书单”和“2020上海书展·主题出版书单”。本人也是通过推荐而引起了读这部长篇小说新作的关注。

王洁显然不是文坛所熟知的作家。借助互联网工具搜寻了一下，至少获取了有

关她的两点信息：第一，这的确是一位业余作家，主业从商，业余好文；第二，在业余创作中，散文写作居多，小说写作只查到了在这部长篇之前还写过一部商战题材的长篇小说。

带着这样的信息，我进入了读《花开有声》的阅读。果不其然，整部作品在语言、结构，也包括情节设置等方面都不无些许生涩之痕迹，特别是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的稚嫩如果出自一位成熟作家之手则显然是无从容忍的。但由于是业余、因为是新人，这些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历练常常也就成为了阅读过程中可以宽容的理由。出于这样的心理我坚持读完了全书，在忽略了业余作者的稚嫩后，还真不时为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及情节所感动，整体上为一种柔软和温润的阅读感所主导。坦白地说，对我这样一个有着近四十年从业经历“老枪”而言，这样的作品虽因其职业的原因也会阅读一些，但大概率不会留下什么文字，那究竟是什么原因牵引着我还有兴趣写下这则随感呢？

这是一部以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据作者自己坦言：2009年元旦期间，她随几位好友前往陕西永寿县参加一个资助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亲眼目睹了“一些孩子的家里，真的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零下几十度的天气，加上山里的风本来就大……村里有好多孩子甚至脚上还穿的是夏天的凉鞋，且已经很破旧，身上单薄的衣衫让人不自家户户的炕上往往是有铺的没盖的，整个村子里只能看到老弱病残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在家里的孩子或者孤儿。”打这之后，作者“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资助留守儿童这条路。自2010年起，先后资助小学生及初中生60余人，资助大学生20余人”。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深深

感觉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便“萌发了创作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生活、学习、成长的小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了解这个群体，从而引发更多更有力的关注，使得他们早日回归有父母陪伴的幸福生活，希望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快乐、无忧的童年。”《花开有声》正由此应运而生。

小说以苏州姑娘刘晓慧在偶尔获悉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困境后，深深为之震动，便毅然放弃都市的优越生活报名前往陕北支教为主线而展开。作品主要由这样三类人物构成：一是青年志愿支教者，除刘晓慧外，还有柳承鹏和纪若雨等；二是以张承锋、张平锋、徐文君、许萌萌、付文娟为代表的留守儿童群体，尽管他们的家庭贫富悬殊，但在留守二字上则是殊途同归；三是王校长和马焕明等本土教员以及刘晓慧的男友陈建海、青年志愿者董磊和部分学生家长等。尽管这些人物受教育程度、家境、经历都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相距甚远，但他们却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一个“善”字。在他们身上，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比如马焕明老师的“唯分数论”，比如董磊在知晓刘晓慧已有男友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自己感情上的“公平竞争”，比如留守儿童们身上显现出的不同弱点……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们总体上的“善”——或善良、或善意、或友善、或慈善，整部作品总体上就是被一股浓浓的善意所包裹。阅读这部作品过程中的种种触动、感动和震动皆为这些不同层级的“善”所触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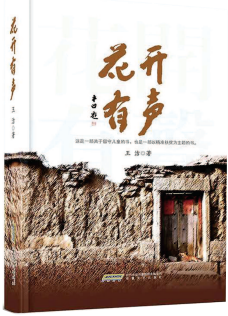
我想，无论是从商还是为文，王洁不可能没有遭遇过、感受过生活中的种种不善与伪善甚至是恶意指行，因此，《花开有声》这一片至纯善心善意的设置显然就是王洁的刻意为之。之所以如此刻意安

排，无非是要借助于这样一种大“善”唤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生存现状的关注关心与关爱，而从阅读效果来看，作者的这种意图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抵达了。

从文学写作角度来说，这样一种刻意安排显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比如类型化、比如不真实、比如单薄、比如粉饰……从一般意义上说，上述种种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生活本身的确充满杂色，美与丑、善与恶、优与劣、真与伪、是与非、正与邪时常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面对生活的这种驳杂，文学写作的选择大抵不外乎两种：一是显微镜式地表现出生活的这种错综复杂与盘根错节；一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放大或抽象出生活中的某一方面而不计其余。王洁显然是选择了后者，而从阅读效果来看，虽不无新人叙述及表现上的稚嫩或“摆拍”等不足，但总体效果则还是做到了直抵人性中那片柔软的地方，起到了唤起大众关心留守儿童生存现状，投身于扶贫攻坚的大决战之中。

不仅如此，我还觉得这样一种大力扬“善”的写作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也是十分必要的。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当前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网络空间中充斥着一种莫名的戾气，而在文艺作品中有悖美学原则的“以恶为美”“以丑为美”也大行其道，仿佛惟其如此才显深刻。相比之下，崇善唯美的气息则十分稀薄，这肯定是对深刻的文艺一种片面和扭曲的理解，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害无益。善意与温暖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健康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也是文艺创作中十分基本的调性，这也是我愿意为王洁这部不算成熟的《花开有声》写下这些文字的理由：人间至味真善美。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花开有声》王洁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